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西遊記  
第二十六回 孫悟空三島求方 觀世音甘泉活樹

詩曰：處世須存心上刃，修身切記寸邊而。

常言刃字為生意，但要三思戒怒欺。  
上士無爭傳互古，聖人懷德繼當時。  
剛強更有剛強輩，究竟終成空與非。

卻說那鎮元大仙用手攙著行者道：「我也知道你的本事，我也聞得你的英名，只是你今番越理欺心，縱有騰那，脫不得我手。我就和你講到西天，見了你那佛祖，也少不得還我人參果樹。你莫弄神通。」行者笑道：「你這先生，好小家子樣。若要樹活，有甚疑難？早說這話，可不省了一場爭競？」大仙道：「不爭競，我肯善自饒你！」行者道：「你解了我師父，我還你一樹活樹如何？」大仙道：「你若有此神通，醫得樹活，我與你八拜為交，結為兄弟。」行者道：「不打緊，放了他們，老孫管教還你活樹。」

大仙諒他走不脫，即命解放了三藏、八戒、沙僧。沙僧道：「師父啊，不知師兄搗得是甚麼鬼哩。」八戒道：「甚麼鬼，這叫做『當面人情鬼』。樹死了，又可醫得活？他弄個光皮散兒好看，者著求醫治樹，單單了脫身走路，還顧得你和我哩。」三藏道：「他決不敢撒了我們。我們問他那裡求醫去。」遂叫道：「悟空，你怎麼哄了仙長，解放我等？」行者道：「老孫是真言實語，怎麼哄他？」三藏道：「你往何處去求方？」行者道：「古人云：『方從海上來。』我今要上東洋大海，遍遊三島洲，訪問仙翁聖老，求一個起死回生之法，管教醫得他樹活。」三藏道：「此去幾時可回？」行者道：「只消三日。」三藏道：「既如此，就依你說，與你三日之限。三日裡來便罷；若三日之外不來，我就念那話兒經了。」行者道：「遵命，遵命。」

你看他急整虎皮裙，出門來對大仙道：「先生放心，我就去就來。你卻要好生伏侍我師父，逐日家三茶六飯，不可欠缺；若少了些兒，老孫回來和你算帳，先搗塌你的鍋底。衣服襪了，與他漿洗漿洗。臉兒黃了些兒，我不要；若瘦了些兒，不出門。」那大仙道：「你去，你去，定不教他忍餓。」

好猴王，急縱筋斗雲，別了五莊觀，逕上東洋大海。在半空中，快如掣電，疾如流星，早到蓬萊仙境。按雲頭，往下仔細觀看，真個好去處。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大地仙鄉列聖曹，蓬萊分合鎮波濤。  
瑤臺影蘸天心冷，巨闕光浮海面高。  
五色煙霞含玉籟，九霄星月射金鰲。  
西池王母常來此，奉祝三仙幾次桃。

那行者看不盡仙景，逕入蓬萊。正然走處，見白雲洞外，松陰之下，有三個老兒圍碁，觀局者是壽星，對局者是福星、祿星。行者上前叫道：「老弟們，作揖了。」那三星見了，拂退碁秤，回禮道：「大聖何來？」行者道：「特來尋你們耍子。」壽星道：「我聞大聖棄道從釋，脫性命保護唐僧往西天取經，逐日奔波山路，那些兒得閑，卻來耍子？」行者道：「實不瞞列位說，老孫因往西方，行在半路，有些兒阻滯，特來小事欲干，不知肯否？」福星道：「是甚地方？因何阻滯？乞為明示，吾好裁處。」行者道：「因路過萬壽山五莊觀有阻。」三老驚訝道：「五莊觀是鎮元大仙的仙宮，你莫不是把他人參果偷吃了？」行者笑道：「偷吃了能值甚麼？」三老道：「你這猴子，不知好歹。那果子聞一聞，活三百六歲。吃一個，活四萬七千年。叫做萬壽草還丹。我們的道，不及他多矣。他得之甚易，就可與天齊壽；我們還要養精、煉氣、存神，調和龍虎、捉坎填離，不知費多少工夫。你怎麼說他的能值甚緊？天下只有此種靈根。」行者道：「靈根，靈根，我已弄了他個斷根哩。」三老驚訝道：「怎的斷根？」

行者道：「我們前日在他觀裡，那大仙不在家，只有兩個小童接待了我師父，卻將兩個人參果奉與我師。我師不認得，只說是三朝未滿的孩童，再三不吃。那童子就拿去吃了，不曾讓得我們。是老孫就去偷了他三個，我兄弟三人吃了。那童子不知高低，賊前賊後的罵個不住。是老孫惱了，把他樹打了一棍，推倒在地，樹上果子全無，枒開葉落，根出枝傷，已枯死了。不想那童子關住我們，又被老孫扭開鎖走了。次日清晨，那先生回家趕來，問答間，語言不和，遂與他賭鬥，被他閃一閃，把袍袖展開，一袖子都籠去了。繩纏索綁，拷問鞭敲，就打了一日。是夜又逃了，他又趕上，依舊籠去。他身無寸鐵，只是把個塵尾遮架，我兄弟這等三般兵器，莫想打得著。他這一番仍舊擺佈，將布裏漆了我師父與兩師弟，卻將我下油鍋。我又做了個脫身本事走了，把他鍋都打破。他見拿我不住，儘有幾分醋我。是我又與他好講，教他放了我師父、師弟，我與他醫樹管活，兩家才得安寧。我想著『方從海上來』，故此特遊仙境，訪三位老弟。有甚醫樹的方兒，傳我一個，急救唐僧脫苦。」

三星聞言，心中也悶道：「你這猴兒，全不識人。那鎮元子乃地仙之祖；我等乃神仙之宗；你雖得了天仙，還是太乙散數，未入真流，你怎麼脫得他手？若是大聖打殺了走獸飛禽、螺蟲鱗長，只用我黍米之丹，可以救活。那人參果乃仙木之根，如何醫治？沒方，沒方。」那行者見說無方，卻就眉峰雙鎖，額蹙千痕。福星道：「大聖，此處無方，他處或有，怎麼就生煩惱？」行者道：「無方別訪，果然容易，就是遍遊海角天涯，轉透三六六天，亦是小可。只是我那唐長老法嚴量窄，止與了我三日期限；三日以外不到，他就要念那緊箍兒咒哩。」三星笑道：「好，好，好，若不是這個法兒拘束你，你又鑽天了。」壽星道：「大聖放心，不須煩惱。那大仙雖稱上輩，卻也與我等有識。一則久別，不曾拜望；二來是大聖的人情；如今我三人同去望他一望，就與你道達此情，教那唐和尚莫念緊箍兒咒，休說三日五日，只等你求得方來，我們才別。」行者道：「感激，感激。就請三位老弟行行，我也去也。」大聖辭別三星不題。

卻說這三星駕起祥光，即往五莊觀而來。那觀中合眾人等，忽聽得長天鶴唳，原來是三老光臨。但見那：

盈空藹藹祥光簇，霄漢紛紛香馥郁。  
彩霧千條護羽衣，輕雲一朵擎仙足。  
青鸞飛，丹鳳翻，袖引香風滿地撲。  
拄杖懸龍喜笑生，皓髯垂玉胸前拂。  
童顏歡悅更無憂，壯體雄威多有福。  
執星籌，添海屋，腰掛葫蘆並寶籙。  
萬紀千旬福壽長，三洲三島隨緣宿。  
常來世上送千祥，每向人間增百福。  
概乾坤，榮福祿，福壽無疆今喜得。

三老乘祥謁大仙，福堂和氣皆無極。那仙童看見，即忙報道：「師父，海上三星來了。」鎮元子正與唐僧師弟閑敘，聞報，即降階奉迎。那八戒見了壽星，近前扯住，笑道：「你這肉頭老兒，許久不見，還是這般脫灑，帽兒也不帶個來。」遂把自家一個僧帽，撲的套在他頭上，撲著手呵呵大笑道：「好，好，好，真是『加冠進祿』也。」那壽星將帽子攢了，罵道：「你這個夯貨，老不知高低。」八戒道：「我不是夯貨，你等真是奴才。」福星道：「你倒是個夯貨，反敢罵人是奴才？」八戒又笑道：「既不是人家奴才，好道叫做『添壽』、『添福』、『添祿』？」那三藏喝退了八戒，急整衣拜了三星。

那三星以晚輩之禮見了大仙，方才敘坐。坐定，祿星道：「我們一向久闊尊顏。有失恭敬，今因孫大聖攪擾仙山，特來相見。」

」大仙道：「孫行者到蓬萊去的？」壽星道：「是，因為傷了大仙的丹樹，他來我處求方醫治。我輩無方，他又到別處求訪，但恐違了聖僧三日之限，要念緊箍咒。我輩一來奉拜，二來討個寬限。」三藏聞言，連聲應道：「不敢念，不敢念。」

正說處，八戒又跑進來，扯住福星，要討果子吃。他去袖裡亂摸，腰裡亂挖，不住的揭他衣服搜檢。三藏笑道：「那八戒是甚麼規矩！」八戒道：「不是沒規矩，此叫做『番番是福』。」三藏又叱令出去。那馱子蹣出門，瞅著福星，眼不轉睛的發狠。福星道：「夯貨，我那裡惱了你來，你這等恨我？」八戒道：「不是恨你，這叫『回頭望福』。」那馱子出得門來，只見一個小童拿了四把茶匙，方去尋鍾取果看茶，被他一把奪過，跑上殿，拿著小磬兒，用手亂敲亂打，兩頭頑耍。大仙道：「這個和尚越發不尊重了。」八戒笑道：「不是不尊重，這叫做『四時吉慶』。」

且不說八戒打譚亂纏。卻表行者縱祥雲離了蓬萊，又早到方丈仙山，這山真好去處。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方丈巍峨別是天，太元宮府會神仙。  
紫臺光照三清路，花木香浮五色煙。  
金鳳自多榮蕊闕，玉膏誰逼灌芝田。  
碧桃紫李新成熟，又換仙人信萬年。

那行者按落雲頭，無心玩景。正走處，只聞得香風馥馥，玄鶴聲鳴，那壁廂有個神仙。但見：

盈空萬道霞光現，彩霧飄飄光不斷。  
丹鳳啣花也更鮮，青鸞飛舞聲嬌艷。  
福如東海壽如山，貌似小童身體健。  
壺隱洞天不老丹，腰懸與日長生篆。  
人間數次降禎祥，世上幾番消厄願。  
武帝曾宣加壽齡，瑤池每赴蟠桃宴。  
教化眾僧脫俗緣，指開大道明如電。  
也曾跨海祝千秋，常去靈山參佛面。  
聖號東華大帝君，煙霞第一神仙眷。

孫行者靦面相迎，叫聲：「帝君，起手了。」那帝君慌忙回禮道：「大聖，失迎。請荒居奉茶。」遂與行者攜手而入。果然是貝闕仙宮，看不盡瑤池瓊閣。方坐待茶，只見翠屏後轉出一個童兒。他怎生打扮：

身穿道服飄霞燦，腰束絲絛光錯落。  
頭戴綸巾佈斗星，足登芒履遊仙岳。  
煉元真，脫本殼，功行成時遂意樂。  
識破原流精氣神，主人認得無虛錯。  
逃名今喜壽無疆，甲子週天管不著。  
轉回廊，登寶閣，天上蟠桃三度摸。  
縹緲香雲出翠屏，小仙乃是東方朔。

行者見了，笑道：「這個小賊在這裡哩。帝君處沒有桃子你偷吃！」東方朔朝上進禮，答道：「老賊，你來這裡怎的？我師父沒有仙丹你偷吃。」

帝君叫道：「曼倩休亂言，看茶來也。」曼倩原是東方朔的道名，他急入裡取茶二杯。飲訖，行者道：「老孫此來，有一事奉干，未知允否？」帝君道：「何事？自當領教。」行者道：「近因保唐僧西行，路過萬壽山五莊觀，因他那小童無狀，是我一時發怒，把他人參果樹推倒，一時阻滯，唐僧不得脫身，特來尊處求賜一方醫治，萬望慨然。」帝君道：「你這猴子，不管一二，到處裡闖禍。那五莊觀鎮元子，聖號與世同君，乃地仙之祖，你怎麼就衝撞了他？他那人參果樹乃草還丹，你偷吃了，尚說有罪；卻又連樹推倒，他肯干休？」行者道：「正是呢。我們走脫了，被他趕上，把我們就當汗巾兒一般，一袖子都籠去了，所以闖氣。沒奈何，許他求方醫治，故此拜求。」帝君道：「我有一粒九轉太乙還丹，但能治世間生靈，卻不能醫樹。樹乃土木之靈，天滋地潤。若是凡間的果木，醫治還可；這萬壽山乃先天福地，五莊觀乃賀洲洞天，人參果又是天開地闢之靈根，如何可治，無方，無方。」

行者道：「既然無方，老孫告別。」帝君仍欲留奉玉液一杯，行者道：「急救事緊，不敢久滯。」遂駕雲復至瀛洲海島，也好去處。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珠樹玲瓏照紫煙，瀛洲宮闕接諸天。  
青山綠水琪花艷，玉液銀鏤鐵石堅。  
五色碧雞啼海日，千年丹鳳吸朱煙。  
世人罔究壺中景，象外春光億萬年。

那大聖至瀛洲，只見那丹崖珠樹之下，有幾個皓髮鬚鬢之輩，童顏鶴鬢之仙，在那裡著棋飲酒，談笑謳歌。真個是：

祥雲光滿，瑞靄香浮。彩鸞鳴洞口，玄鶴舞山頭。碧藕水桃為按酒，交梨火棗壽千秋。一個個丹詔無聞，仙符有籍。逍遙隨浪蕩，散淡任清幽。周天甲子難拘管，大地乾坤只自由。獻果玄猿，對對參隨多美愛；啣花白鹿，雙雙拱伏甚綢繆。

那些老兒正然灑樂。這行者厲聲高叫道：「帶我要兒便怎的？」眾仙見了，急忙趨步相迎。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人參果樹靈根折，大聖訪仙求妙訣。  
繚繞丹霞出寶林，瀛洲九老來相接。

行者認得是九老，笑道：「老兄弟們自在哩。」九老道：「大聖當年若存正，不鬧天宮，比我們還自在哩。如今好了，聞你歸真向西拜佛，如何得暇至此？」行者將那醫樹求方之事，具陳了一遍。九老也大驚道：「你也忒惹禍，惹禍！我等實是無方。」

行者道：「既是無方，我且奉別。」九老又留他飲瓊漿，食碧藕。行者定不肯坐，止立飲了一杯漿，吃了一塊藕，急急離了瀛洲，逕轉東洋大海。早望見落伽山不遠，遂落下雲頭，直到普陀巖上，見觀音菩薩在紫竹林中與諸天大神、木叉、龍女講經說法。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海主城高瑞氣濃，更觀奇異事無窮。  
須知隱約千般外，盡出希微一品中。  
四聖授時成正果，六凡聽後脫樊籠。  
少林別有真滋味，花果馨香滿樹紅。

那菩薩早已看見行者來到，即命守山大神去迎。那大神出林來，叫聲：「孫悟空，那裡去？」行者擡頭喝道：「你這個熊羆，悟空可是你叫的？當初不是老孫饒了你，你已是做了黑風山的屍鬼矣。今日跟了菩薩，受了善果，居此仙山，常聽法教，你叫不得我一聲『老爺』？」那黑熊真個得了正果，在菩薩處鎮守普陀，稱為大神，是也虧了行者。他只得陪笑道：「大聖，古人云：『君子不念舊惡。』只管題他怎的？菩薩著我來迎你哩。」這行者就端肅尊誠，與大神到了紫竹林裡，參拜菩薩。

菩薩道：「悟空，唐僧行到何處也？」行者道：「行到西牛賀洲萬壽山了。」菩薩道：「那萬壽山有座五莊觀，鎮元大仙你曾會他麼？」行者頓首道：「因是在五莊觀，弟子不識鎮元大仙，毀傷了他的人參果樹，衝撞了他，他就困滯了我師父，不得前進。」那菩薩情知，怪道：「你這潑猴不知好歹，他那人參果樹乃天開地闢之靈根。鎮元子乃地仙之祖，我也讓他三分，你怎麼就打傷

他樹？」行者再拜道：「弟子實是不知。那一日他不在家，只有兩個仙童候我。是豬悟能曉得他有果子，要一個嘗新，弟子委偷了他三個，兄弟們分吃了。那童子知覺，罵我等無已，是弟子發怒，遂將他樹推倒。他次日回來趕上，將我等一袖子籠去，繩綁鞭抽，拷打了一日。我等當夜走脫，又被他趕上，依然籠了。三番兩次，其實難逃。已允了與他醫樹，卻才自海上求方，遍遊三島，眾神仙都沒有本事。弟子因此志心朝禮，特拜告菩薩，伏望慈憫，俯賜一方，以救唐僧早早西去。」菩薩道：「你怎麼不早來見我，卻往島上去尋找？」

行者聞得此言，心中暗喜道：「造化了，造化了，菩薩一定有方也。」他又上前懇求。菩薩道：「我這淨瓶底的甘露水，善治得仙樹靈苗。」行者道：「可曾經驗過麼？」菩薩道：「經驗過的。」行者問：「有何經驗？」菩薩道：「當年太上老君曾與我賭勝：他把我的楊柳枝拔了去，放在煉丹爐裡，炙得焦乾，送來還我。是我拿了插在瓶中，一晝夜，復得青枝綠葉，與舊相同。」行者笑道：「真造化了，真造化了。烘焦了的尚能醫活，況此推倒的，有何難哉？」菩薩吩咐大眾：「看守林中，我去去來。」遂手托淨瓶，白鸚哥前邊巧轉，孫大聖隨後相從。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玉毫金象世難論，正是慈悲救苦尊。  
過去劫逢無垢佛，至今成得有為身。  
幾生慾海澄清浪，一片心田絕點塵。  
甘露久經真妙法，管教寶樹永長春。

卻說那觀裡大仙與三老正然清話，忽見孫大聖按落雲頭，叫道：「菩薩來了，快接，快接。」慌得那三星與鎮元子共三藏師徒，一齊迎出寶殿。菩薩才住了祥雲，先與鎮元子陪了話，後與三星作禮，禮畢上坐。那階前，行者引唐僧、八戒、沙僧都拜了。那觀中諸仙也來拜見。行者道：「大仙不必遲疑，趁早兒陳設香案，請菩薩替你治那甚麼果樹去。」大仙躬身謝菩薩道：「小可的勾當，怎麼敢勞菩薩下降？」菩薩道：「唐僧乃我之弟子，孫悟空衝撞了先生，理當賠償寶樹。」三老道：「既如此，不須謙講了，請菩薩都到園中去看看。」

那大仙即命設具香案，打掃後園，請菩薩先行，三老隨後。三藏師徒與本觀眾仙都到園內觀看時，那棵樹倒在地下，土開根現，葉落枝枯。菩薩叫：「悟空，伸手來。」那行者將左手伸開。菩薩將楊柳枝蘸出瓶中甘露，把行者手心裡畫了一道起死回生的符字，教他放在樹根之下，但看水出為度。那行者捏著拳頭，往那樹根底下揣著，須臾，有清泉一汪。菩薩道：「那個水不許犯五行之器，須用玉瓢舀出，扶起樹來，從頭澆下，自然根皮相合，葉長芽生，枝青果出。」行者道：「小道士們，快取玉瓢來。」鎮元子道：「貧道荒山沒有玉瓢，只有玉茶盞、玉酒杯，可用得麼？」菩薩道：「但是玉器，可舀得水的便罷，取將來看。」大仙即命小童子取出有二三個茶盞、四五个酒盞，卻將那根下清泉舀出。行者、八戒、沙僧扛起樹來，扶得周正，擁上土，將玉器內甘泉，一甌甌捧與菩薩。菩薩將楊柳枝細細灑上，口中又念著經咒。不多時，灑淨那舀出之水，見那樹果然依舊青綠葉陰森，上有二三個參果。清風、明月二童子道：「前日不見了果子時，顛倒只數得二個；今日回生，怎麼又多了一個？」行者道：「『日久見人心。』前日老孫只偷了三個，那一個落地來，土地說這寶遇土而入，八戒只嚷我打了偏手，故走了風信，只纏到如今，才見明白。」菩薩道：「我方才不用五行之器者，知道此物與五行相畏故耳。」

那大仙分歡喜，急令取金擊子來，把果子敲下個，請菩薩與三老復回寶殿，一則謝勞，二來做個人參果會。眾小仙遂調開桌椅，鋪設丹盤，請菩薩坐了上面正席，三老左席，唐僧右席，鎮元子前席相陪，各食了一個。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萬壽山中古洞天，人參一熟九千年。  
靈根現出芽枝損，甘露滋生果葉全。  
三老喜逢皆舊契，四僧幸遇是前緣。  
自今會服人參果，盡是長生不老仙。

此時菩薩與三老各吃了一個，唐僧始知是仙家寶貝，也吃了一個，悟空三人亦各吃一個，鎮元子陪了一個，本觀仙眾分吃了一個。行者才謝了菩薩回上普陀巖，送三星逕轉蓬萊島。鎮元子卻又安排蔬酒，與行者結為兄弟。這才是不打不成相識，兩家合了一家。師徒四眾，喜喜歡歡，天晚歇了。那長老才是：

有緣吃得草還丹，長壽苦捱妖怪難。

畢竟到明日如何作別，且聽下回分解。